吾南集 六
雜著 共七
gift
K 5568.2 8139 (6)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一鑑問答

大明洞有一鑑亭亭下塘水明如一鑑時挾短筇臨流盥浴惟意所適而世故俗言絶莫之與聞一日有客躡屩而來衣冠甚古相揖坐定客曰聞主翁樂泉石之勝讀聖賢之書故今玆之來竊欲得聞其緒餘肯不以面生而樂與之告乎余曰子之意則誠善子之聞則誠誤矣山間朽陋之物有何可與說話也

客曰士生一世讀得古書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其窮達天也獨善與兼善惟在隨時而盡我之道而已聞
吾子不赴擧者今十有五年果欲離羣絶類忘世長往乎
余曰是何言也余早業功令未得向方而謾爲赴擧送了
許多好光陰追悔莫及負薪力農是野人之常業於吾分
甘矣子欲比之於八山遯跡者無乃失實歟
客曰有來學于此者子不使讀通史又不欲作時文者抑
何故余曰古人言讀書次第先小學次四子次六經此是
不易定論後之學者舍古人成法則無可爲也子何尤焉
初學無知未有定向外誘物欲內喪德性于斯時也雖以
孔孟程朱格言至訓日已講論鮮能立志烏可以史記尋

常駁雜之說縱横攻伐之事資其講習長其意見乎以此望成人之德欲之越而北轅也且時文余早受病痼深知其弊所以不令兒曹習之也

客曰時文之弊可得聞歟余曰其爲弊也一言以蔽之曰利也蓋做時文者其未捷科也晝宵營思曰何以捷科或行險僥倖而登科也晝宵營思曰何以做好官沒廉喪恥奔競成風如是而不失其本心者有幾能致君澤民者有幾程子曰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其利心一也先儒詩云所用是人行是學不知何日可昇平正此弊之謂也

客曰古今國家治亂人物臧否俱載於史此固不可不知

也子之所云不亦過乎余曰不然人先讀小學四子立得基本次之五經使義理是非瞭然於心目之間而此以去看史人之邪正國之治亂莫能遁其情者是豈童蒙初學所可辨得哉

客曰舉業且時王之制今之爲士者非此無由進身古人有云孔孟生於此世亦必爲舉業明道晦翁俱登科籍子之所見誠可謂不識時義余曰竊料先王之制設科取士必有其道豈有如今日士習之紛競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孔孟之終身不遇正以此也孔孟之時有管晏功利之術申商刑名之學楊墨詖邪之說蘇張縱

橫之辯而舉天下不入于此則入于彼然而仲尼之門羞稱五伯孟子能言距楊墨以此知孔孟雖生於此世決不爲舉業也若隨俗做舉業則亦一舉業人焉得爲孔孟也程朱之取科先儒謂程朱未成德前事者此也人誰不欲事君哉但士之待聘如女之待聘何其不自重也

客曰如子之言則士當居常何業余曰讀聖賢之書開廣聞見行孝悌之道勉修職業日用萬事何莫非人之所當爲哉

客曰初學之道在乎務本因才篤之循序漸進夫子之罕言性與天道正以此也朱子於寒泉之編首之以太極圖

說而曰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夫不讀四子者何以先識其太極之至妙乎辨論太極果可爲急先之務乎今之學者開口便說太極性命而其於進德修業則未有如古人者其故抑何以歟余曰近思之首太極朱子於篇題已說其梗槩矣吾子以太極認以爲懸空駕虛之物乎太極者天理本然之謂也分而言之則曰健順又演而言之則曰五常五常一健順也健順一太極也外乎太極而豈有所謂健順五常哉在天地曰太極在人與萬物亦曰太極太極同一太極也非太極天地不得爲天地人與萬物亦不得爲人與萬物太極只是理之一字天下豈有無理之物乎

天地之道自然而已無加無減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氣其心最靈理無不具語其綱領之大者則曰仁義禮智信發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而父子乎有親君臣乎有義男女乎有別長幼乎有序朋友乎有信也惟聖性者與天爲一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至於悖之而凶則其與禽獸草木之偏且塞者亦無異矣濂溪立言垂戒之意誠爲正大明白而晦翁之以此首揭豈不欲學者識得性命之正而體驗力行之哉歐陽公有云性非所先而今子之言不幸近之矣

客曰夫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濂溪之以無極二字

更加一層者亦何以歟余曰此則朱子與象山辨答甚詳子未之讀耶太極本無極也非太極之上復有一層無極如老氏所云虛無也無極云者只言此理之無形象方所也

客曰伏羲八卦次序之圖初一層只畫之以太極一畫而非別有所謂太極圖矣乃周子始著爲一圖而總之以陰陽五行男女萬物此固發前人之所未發歟余曰不然蓋太極畫之則爲一圓之則爲圈其實一也以其次序言之則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此固生生自然加一倍之數而非人巧之所可排置也其曰陰靜陽動卽兩儀也其曰五

行即四象也其曰萬物極其數而總名也八卦太極兩圖名異而實同制殊而理合周子何嘗有一毫己見創始爲圖乎直說夫大易所言之理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客曰太極生兩儀兩儀未生之時太極獨立乎余曰太極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若非太極陰陽何從而生乎然陰陽無俱未生底時節陰前又是陽陽前又是陰〻時太極在乎陰陽時太極在乎陽非有離陰陽而太極獨立之時也若窮其源而言之則畢竟是先有此理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豈無理之言而夫子言之

客曰陰陽有對待底有流行底其詳可得聞歟余曰既曰

陰陽則本是對待底物而陰根於陽〻根於陰則是生生流行之妙無有窮已也以四方言之則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此一定對待之體也以四時言之則春而夏〻而秋〻而冬〻而復春此生生流行之玅然對待之中有流行之妙流行之中亦有對待之體攷之於河洛之圖參之以八卦方圓之圖豈不皎然乎陰不獨陰陽不獨陽而互爲體用一六之水生乎陽而成乎陰故內明外暗寒而潤下二七之火生乎陰而成乎陽故內暗外明熱而炎上三八之木生乎陽而成乎陰故溫而柔四九之金生乎陰而成乎陽故冷而剛五十之土生乎陽而成乎陰故堅實而順靜

此皆法象自然之妙而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其對偶也流行也以隨時變易雖巧曆不能盡筭也

客曰河圖洛書東北二位其數相同而西南二位其數相換何且伏羲文王八卦之方位不同亦何以歟余曰此於周易總目朱子及諸儒說之已詳見之自可知矣更容何說盖東北陽方也西南陰方也陽不可易而陰則可易故兩圖之不同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縱橫對待相爲表裏其實無不同也然河圖體也非無用焉洛書用也非無體焉此亦不可不知也伏羲八卦先天之體也天地之間明莫如

日月動莫如雷風衆莫如山澤故其取象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東月生乎西雷主發生風主長養山峙乎西北水流乎東南而陰陽對偶方位一定矣若夫文王八卦後天之用也用天地之道盡位育之妙者惟人爲能之故其取象也以父母六子分主八方而主器者莫若長子震居乎東方首事之位婦人主中饋助君子而成家道故以長中二女次之而居乎東南長物之位家母雖老必統攝大事家道乃成故坤居乎西南成熟之位而以少女次之輔助其餘家道有嚴君焉乾居乎西北肅嚴之位以中少二男次之而居乎北方成終之位以繼述其父之志事

盖艮者止也物之終始也貞則復元之理其在斯歟東北陽也四陽居之西南陰也四陰居之物以羣分方以類聚者亦如是矣夫天地其大無外乾一坤八而包乎外盈天地之間者山澤故次乎其內光之著明者日月故又次乎其內氣之發通者雷風故又次乎其內萬化皆從中起自震至乾以順往也自巽至坤以逆來也先天八卦次序方圓之圖無不皆然也然先後天統而言之則雖分體用而分而言之則各自有體用此不可一槩以斷之也

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器決是二物而何以陰陽謂之道乎余曰道器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當離合看乃見其或自其不離者而言之則道亦器〻亦道所謂太極生陰陽而陰陽卽太極也自其不雜者而言之則道自道器自器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非謂陰陽是道也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道卽太極之謂也道非懸空獨立之物非器無以見道〻乘器者也器載道者也此之謂形而上形而下也若認以道器爲二物而已則無以見本然一原之妙矣爲一物而已則無以辨主客尊卑之分矣非夫子之至聖孰能如此其說得精切乎

客曰易是卜筮之書而聖人奚爲而以此教人乎余曰易

之爲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卽一理也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開物成務定吉凶而生大業天下之能事畢矣盖天下事物至大至衆至微至隱非至誠之道難以前知是以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顯仁藏用神妙莫測聖人之德何以加此乎此以敎人有何不可乎但後之讀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驗之于

心體之于身日夕乾乾常存敬畏則凶者反吉危者可安
可以無悔吝憂咎矣夫子大聖晩而喜易曰假我數年卒
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況乎常凡之人可不讀易乎
客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何歟倚數之元不
過參天兩地而參用其全四用其半者亦何歟余曰天地
之數本五十有五而其曰五十者以河圖中宮五與十相
乘衍之爲五十也其虛一不用象太極之無爲也參之用
全四之用半此乃陰陽盈縮之理也
客曰乾坤之策合三百有六十而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
有一千二百五十而當萬物之數盖朞之三百六十以天

日月常行之數而爲然而蓍策之能符合於此者抑何妙理余曰子奚爲獨於此而致疑乎天下之物形殊而理一以此觀彼無不符合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雖推之於庶類無一不然天而日月五星霜露風雨地而山澤五行禽獸草木人而耳目五藏六脉百骸語之則皆一理也夫理者自然而已豈人之智巧詐力所可牵合哉

客曰乾之元亨利貞夫子於文言以四德言之而朱子本義則以大亨利其貞釋之者何歟余曰盖以天道言之則四德分主四時文言之訓正以此也若易經本義則分明

如朱子所釋以他卦攷之曰元亨曰亨曰利永貞曰利女貞則其爲大亨而利其貞者不亦皎然乎然朱子亦親爲太極圈子而以元亨利貞書之且於小學題辭以元亨利貞對仁義禮智則曷嘗有違於文言乎但其卦辭則本義當如是云

客曰如子之言則天地萬物同一太極人物之性固無分別歟余曰此非余言周子太極圖本如是而以人物稟受者而言則豈無分別云爾

客曰然則吾人獨得五常之理而物則不得全稟五常之理歟余曰是何言也朱子於中庸章句曰人物因各得其

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五常非性而何朱子何嘗分揀人物乎五常卽健順也健順卽太極也同一太極則亦同一五常也朱子一寶珠之說子嘗未之見乎雖有淸水濁水淤泥之殊而寶珠則同一寶珠也然在於淸水則其光輝瑩淨在於濁水則或昏或明在於淤泥則其光全不可得見人之與動植其理亦類是也人稟五行至秀之氣故所賦之理全無不明禽獸稟五行偏濁之氣故所賦之理或只有一線明處草木稟五行至濁之氣其質全塞故所賦之理全不可得見若合下不賦着單指其理則五常本然之妙人與物無有不同而兼言其氣則偏全通塞

之殊人與物逈然有別朱子有言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又曰同中識其異異中識其同若後之人膠守偏見以爲人物之性少無差別則是不識異體偏全之理也以爲人獨稟五常而物不稟五常則誠大不可此尤不識天命一原之妙也若以五常與天命二之則其不可也甚矣程子曰謂之性則無一理之不具無一物之不得以此觀之豈有無理之性而又豈有無性之物哉但後來言性重拈在氣字上故有許多病痛生出來

客曰然則程張之始言氣質之性俱非歟余曰論性不論

氣則不備程張之言氣質誠有功於聖門矣余之言非此之謂也但不可以氣重看也盖天地無爲也自然而已動植之物局於氣質而無修爲之術故偏者不可以全塞者不可以通惟人則所賦本全而雖或有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能存養省察益加澄治之功以復其初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張子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以爲不性者焉者正謂此也性卽理也本無不善若乃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而爲惡滋甚者是豈性之罪哉

客曰吾子旣曰人物均得五常而又曰有偏全通塞之殊此是同之謂歟異之謂歟余曰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

以其同者而言則物之理卽人之理也人之理卽天地之理也以其分殊而言則非惟物與人不同人人亦自不同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此也以天地言之天健地順自不同以五行言之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亦自不同客曰然則人性之中有善惡一定而各自出來歟此與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與善惡混之說無甚異矣余曰不然性本至善豈有本無主張而可以爲善可以爲惡乎又豈有善惡相混而各自發出也其曰自幼而惡者特其氣質使然也烏可云本然之理亦若是也譬之水水本清也貯於

清器則清混於濁泥則濁濁亦不可不謂之水若謂水之本然則不可也孟子之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以其性善之論也

客曰程子曰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言何謂也余曰性非獨立底物因掛搭形質而立名故才說性時便不是天命之本然純粹云爾蓋程子此言就人生以後說得合理與氣者也與張子合理與氣有性之名之說同然先賢以不是性之訓或以爲說得太重但後之讀者亦不可以辭害意也

客曰人物氣質之偏全通塞之妙何以見之余曰此不難

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能識許多道理禽獸橫生故全然蠢了所知不過只通得一路草木之頭反向下所以全塞而無知覺盖天下之理正直則明通橫雜則昏暗倒置則閉塞驗之人身亦然正立端坐之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偏倚側臥之時昏濁乘之理雜全明若倒懸則氣反昏塞全沒知覺雖推之於古今天下亦然聖明在上治化隆盛則天理人心無一不明異端橫流王伯混雜則治日常小亂日常多戎狄肆逆冠屨倒置則人心陷溺天倫掃滅若人而立心制事未能正直明通而反流於橫雜倒錯之境與動植何別哉

客曰程子云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告子則以知覺運動者謂之性而程子又何從而發明之歟余曰告子則專以一氣字認性而程子則合理與氣而言之也其主意煞有不同

客曰性之目不過曰仁義禮智信而周子以剛柔善惡中五者言性何歟五常之外又別有此箇五者之性歟余曰仁義禮智信是大本之性也專言其理剛柔善惡中是氣稟之性也兼言其氣然性非有兩箇種子也只是一理周子嘗言五常之性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而又言此剛柔善惡中者明其氣質之性也聖賢之

言何嘗有一毫未穩處

客曰性者心中所具之理而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心性是一物乎是二物乎余曰心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而然太極不離乎陰陽而陰陽卽太極也朱子兩言俱有攸當而若細究之下一節之云似不若上一節之該備詳盡顚撲不破也蓋心猶陰陽之訓以其心之有動靜而爲言也

客曰然則心是理乎氣乎抑理氣之總會者歟余曰此最難說古昔聖賢說心何限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

者有合理與氣而言者各有地頭當隨文徐觀切不可以
一槩斷案也自帝舜始說人心道心爲萬世心學淵源宗
祖而其曰人心指其生於形氣之私其曰道心指其原於
性命之正也以人心謂性命之正固不可以道心謂形氣
之私亦不可理氣二字於是乎始有界分如孟子所云心
之所同然謂理也義也又云仁義之心本心良心者此皆
以理而言也程子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
身爲心其實一也邵子曰心爲太極此亦皆以理言之也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所覺者心之理也
能覺者氣之靈也又曰知覺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

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黃勉齋以師門嫡傳從而發明之曰說虛靈知覺便是理固不可說虛靈知覺與理是兩項亦不可須當說虛靈知覺上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陳北溪曰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此等說俱合理與氣而言之也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此則指氣而爲言也於古人論議處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客曰誠如子之言則心之歸重果在於理歟象山陽明亦

皆曰心卽理也此則何以異端目之乎余曰吾儒與異端立言主意各自不同若陸王所論則以昭昭靈靈能覺之氣認以爲理師心自用猖狂胡叫略無忌憚遂使天理人心陷溺戕害其流弊也豈洪猛之比哉盖禪學出而後有精神知覺之說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淨智妙圓曰光明寂照此皆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咸備又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文曰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主敬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片

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
理此等說話皆與告子之以知覺爲性佛氏之以作用是
性同一傳神其所謂心卽理也者弄幻精神認妙知靈覺
遂以爲理而非吾之所謂民彝物則之理也若吾儒之言
則不然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方寸之間含具萬
理虛明不昧統性情而爲主宰及其未發也常存敬畏涵
養本源其已發也隨事省察爲形氣而發者則每於道心
而聽命爲理義而發者則勿以私欲而間之日用常行要
皆中節此則心之太極爲萬化之樞紐根本而主宰乎萬
物者也夫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志者氣之帥也此皆以理義言心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朱子註之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朱子曰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其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或問曰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惟心之謂歟朱子曰善此皆主理而爲言也非謂心便是理也心之本體乃理也其理卽仁義禮智也以仁愛以

義宜以禮恭以智別著卽心之妙也妙者主宰之謂也故朱子曰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又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氣自然又靈若以一箇氣字當心而已則是徒知數施發用之妙專藉乎氣而不知本然主宰之體實在乎理也聖賢異端學問本源不同在於理氣聖賢理學也異端氣學也彼所云心卽理也者非眞天理也錯以能覺之氣換面顯目是認賊爲子也世之人亦不深究其聖學異端之本領若何而有以心主理而言者則遂目之以異端與陸王一視之何以能服人之心而嘿人之口乎

客曰然則後來心卽氣之說俱非歟余曰不然若以心爲非氣則亦不可知覺運用非氣而何然知得其上面有所以知覺運用之理爲之主宰方可若徒知陰陽有動靜而不知動靜之妙在乎太極可乎以朱子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之訓觀之但心卽氣之說未爲該備也

客曰理無爲也氣有爲也以心爲无爲可乎爲有爲可乎

余曰寂然不動則謂之無爲可也感而遂通則謂之有爲亦可也且無爲云者無所作爲而自然而已无形无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者理也理自有體用此所以爲萬化之根本樞紐也若太極眞无爲而已氣自作用則太極决是

死物而不過爲天地間贅疣無用之物若爾則聖人開口何以便說道理乎且所主乎身者以理可乎以氣可乎氣爲之主則君子道消而小人道長人類入於禽獸中國淪於戎狄矣此非可懼之甚哉程朱之心主乎身之訓恐不專指氣而爲言也

客曰心爲五臟之一而能爲一身之主者此何由余曰心屬火他是光明底物所以能洞燭照管故爲一身之主宰而不似胃腎肺肝之只屬得一邊也蓋午位天地之中夏爲四時之中而光明通泰品物咸亨心之於一身亦猶是也火臟爲神明之舍則形也言其精爽則氣也言其妙用

則神也言其本體則理也形氣神理四者闕一不可以爲心也

客曰近有性爲心宰之論此說何如余曰宰字是主宰妙用之意以性爲心之本體則可以性爲心宰則此不敢知朱子何嘗有如此倒說乎蓋聖賢之學不過理爲氣主四字而爲此之言者專以心爲氣故嫌生於氣爲一身之主遂挑出一性字置之於上面爲之主宰云細觀其立言本意則心卽氣也性卽理也若曰心爲性情之主宰則於理爲氣主四字說不得故如是開鑿兩邊對擧做出前人之所未言其意見則誠善其立言則誠

誤此非他專由於不知性之爲物合是心之本體而統於心者也朱子曰心之全體湛一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私欲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未發已發而爲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以此觀之則心性決是二物乎朱子又曰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以此言之心性果對言可乎後來言心專以氣看故或於古聖之訓有窒礙說不去處矣盖異端專以知覺爲理而不

知有本然之理一邊說話專以知覺爲心而不言其本體所具之理一邊說話亦以知覺爲氣而以本體所具之理爲主焉此其不同之畧也

客曰異端之見誠如所論而但兩邊論說不一何所適從

余曰兩說雖有差殊而其爲憂道闢異則一也前一說之心卽氣云者深懲異端心卽理之說而恐後學認知覺爲天理故曰性爲心宰此與後一說之以本體所具之理爲主者一樣意思但後之學者聽人之言不究其主意若何不問其義理當否動輒相詆角立門戶此等處極難開喙余之此言非欲爲調停牽合也實究其裏面意思則宮商

相宣不害爲保合太和也

客曰聖凡之心同歟異歟余曰以其所具之理言之則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此則雖下愚不能無者也以其所稟之氣而言則虛靈知覺固有分數何可謂聖凡無異也

客曰栗翁云心之虛靈不拘稟受而今子之言虛靈知覺有分數者何歟余曰聖人稟氣至清故明睿所照觸處洞然賢人以下至于衆凡有萬不同或學知利行或困知勉行若虛靈無分數則世間何有凡愚之人耶不拘稟受云者愚者可變而爲智不肖者可變而爲賢非如姸醜長短

之一定無變也豈其無分數之云爾乎
客曰如子之言則虛靈固是氣歟豈或有以氣之本體言
虛靈以理之神明言虛靈以合理與氣言虛靈其爲說不
一何歟余曰朱子亦嘗以虛靈屬之於氣而又於通書註
靈不瑩之下註之曰此言理也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
明之又嘗曰理神而莫測又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
徹以氣以理俱不爲無據盖理氣元不相離何物不然惟
心也理與氣妙合而成名者也其曰虛靈非是專理也亦
非是專氣也能爲虛靈者二五之精英也所以虛靈者太
極之至靈也此處極細密難看若謂氣自虛靈而與理不

相干則是天下有理外之物也夫子何以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耶或謂虛靈是氣之本然而聖凡皆同此亦未可知旣曰氣則淸濁粹駁有萬不同雖以氣之本然言之聖人衆人固無分數而同一虛靈歟栗谷曰虛靈底有優劣

客曰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與實自是有別而子於心性欲合而爲言者何歟余曰性者太極之實理也實有是理故曰實底是性具是實理而神明不昧能主宰運用者是心故曰靈底是心心外無性其實一也譬如人之一身內有五臟外有耳目鼻口手足運動以五臟謂之非身可乎與身相對而言可乎五臟是身中所具之物而身統五臟

耳目鼻口手足動靜而爲名者也心亦猶是焉心是統性情者也性是心中所具之理也其不可分言對言猶五臟之於身也甚明矣

客曰性發爲情心發爲意情意似非別樣而何以有性發心發之異言歟余曰天理在中粲然有條而及其隨事感發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之目故曰情者性之動也意者緣情計較商量之謂也心是統性情而爲主宰者也因是情之發出而計較商量者是心之發故曰意者心之所發也盖心能思量性不能思量情者無思量而直發出者也意者於發出而能思量者也是以字訓本義各自不同

而大學亦不曰誠其情而曰誠其意者職以此也

客曰志字是何等名目余曰情發而直向者志也有剛毅堅實底意蓋志陽而意陰故志則善邊底意多意則於善惡之發聚精蓄思矣

客曰性則五常而已而至於發而爲情則或曰七情或曰四端者何歟七情四端是一歟二歟先儒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若如此說則理氣有互發而四七各自爲情歟或有以七情屬之人心四端屬之道心者此則何如余曰情統而言之則七情而已七者之外安有別樣四端也七情有善有惡兼理氣而言者也四端就

七情中單指善一邊而言者也盖性之德不過曰健順五常而其發也喜怒屬乎健順愛屬仁惡屬義懼屬禮哀屬智欲屬信脉絡相通條理不紊以四端言之則惻隱非愛乎羞惡非惡乎恭敬非懼乎是非則於七者無乎不屬也四七理氣互發之辨先賢論之甚詳更容何說盖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不能發非理無所發栗谷此言至爲精透於發明理氣發與所以發之妙蔑以加矣但退溪主意眞謂理氣有互發耶抑以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而說之反差倒耶此未可知然七情兼理氣者也亦不可以氣之一字偏言也人心從形氣而生者道心從性命而

發者七情統人心道心而爲言也四端屬之於道心則可
也七情何可偏屬之於人心乎喜怒哀樂之由理義而發者
謂之人心可乎人心道心固可對說四端七情不可對說
也明矣且四端雖曰專言理而以常人言之四端亦或有
不中節者矣

客曰朱子曰知覺便是神知覺固是氣也則神亦氣也世
之以神爲理者亦有證據歟余曰周子曰感而遂通者神
也朱子註之曰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周子曰神應故
妙朱子註之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以妙也其下小註
朱子又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

痛便是神應故以上下文勢自是一串而於上文旣以實
理之用註之則下文亦何以異看乎朱子亦嘗曰理與氣
合便能知覺何可專認知覺爲氣乎神字來歷厥有久矣
夫子於易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朱子註之曰如此然後
可見至神之妙無有方所夫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朱子
曰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
倚於陰陽也夫子曰易無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朱子註之曰
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其外許多神字無一差殊而周子曰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朱子曰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程子曰以功
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朱子註之曰功用言其氣也
妙用言其理也張子西銘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
繼其志朱子曰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
喚做天地之心張子又曰一故神自註曰兩在故不測朱
子曰橫渠說得極好夫聖賢所論如是詳盡後之學者何
爲左右携異乎神者神妙不測之謂也卽太極之異名非
太極之外別有所謂神也太極之用卽神也方其靜時未
嘗不動方其動時未嘗不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忽然在
這裏又忽然在那裏無有形體無有方所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無一息之間斷無一物之闕漏若非太極之妙用天地不能悠久矣古今不能連續矣四時不能運行矣人物不能生生矣世之人或有以理無爲三字偏守己見遂以太極認爲死物而不知太極之妙用神而莫測若如其見則釋子無爲無慮閉目見心眞可謂理學而吾儒之日用事物所當行者不亦氣學之甚乎君子之道費而隱隱者太極之本體費者太極之妙用也知太極本體之无爲而不知太極妙用之無不爲可乎近世明儒以心與神專以爲氣者蓋出於攻斥陸王釋氏之計而却未知反有傷害於古昔聖賢之訓何者聖學異端本領齊壞所見矛盾聖

學則理爲氣主異端則認氣爲理以彼證此有何近似乎
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乘氣機者是理乎氣
乎妙不測卽神之謂也然古人亦或有以氣言神處惟隨
其地頭而觀之耳

客曰明德或以心言之或以性言之或以理言之或以氣
言之何所取正余曰明德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在天
曰明命在人曰明德其實一也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
性應萬事是情明德是心性情之總名而不昧之下存着
一以字則亦可見心統性情之妙也是以栗谷於聖學輯
要以玉溪明德只是本心註之矣蓋明德以心言之則道

心也非人心也以性言之則本心也非氣質也且經傳中許多德字以理言乎以氣言乎奚獨於此而爭之乎孟子所云本心者是理乎氣乎朱子曰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又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又曰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內便有仁義禮智四者又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由此觀之明德之非氣豈不十分昭然乎明德本是明底物事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或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則

卽本來明德也文王之克明〻此德也成湯之顧諟明此德也帝堯之克明〻此德也此德卽上帝所降之衷而民生所秉之彛也萬物所有之則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明此理於天下也德與道理互換說了有何不可

客曰然則明德人人所同而固無分數歟余曰然若以明德爲有分數則是理有萬本也烏其可哉以性則有本然氣質名目之不同以心則有人心道心知覺之不同以情則有天理人欲向背之不同而惟此明德單一光明正大底道理有何分數也堯舜與衆人其明德則一也

客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旣曰

天下之大本則人人皆有未發之中歟余曰中者狀性之德也無所偏倚而渾然在中之義以其大本而言則人皆得此而爲生也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是也但衆人之心旣拘於氣稟又蔽於物欲常昏昧放倒鮮有未發時矣是以君子之道貴存心養性也

客曰或云未發之體亦有善惡之可言者此說何如余曰心之未發此理無所偏倚有何惡之可言及其乘氣而發也氣之淸時事易中節氣之濁時事難中節而有從理義而發者則無有不善有從形氣而生者則易流於惡善惡二字只於發處判了豈眞有惡之種子根於心內與善相

對而隨感以發耶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箇理字當以合字意看非謂理本有善惡兩箇也

客曰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善養吾浩然之氣養性養心養氣同一節度歟養氣之說何以而謂有功歟余曰養性以其靜時而言養心兼動靜而言其節度只是敬之一字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而於所不睹不聞之時則戒愼恐懼常惺惺無昏昧之失而萬理具足無所偏倚及其隨事感應也精以察之不使有紛雜之弊而不貳不參靡他其適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正如此其曰養氣非如珍味良藥補養血氣也盖人之稟

氣本自浩然但失養故餒養之之術集義而已須見得道義分明行得道義眞的惟日俛焉孶孶積之又積仰不愧俯不怍无所慊恨於心則其正大之氣由此而生充滿於體有千萬人吾往之勇而試可以任重致遠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者帥也氣者卒徒也非帥無以帥卒徒非卒徒無以來助乎帥雖曰敬守其志而若無此氣以配乎道義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正而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此養氣之說有功於聖門也異端之學與此正相反不能存心養性而謂以見心識性不能養氣而徒使氣而已吾儒養之以道義異端之所見者不過昭

昭靈之氣是以硬制此心絕外物而廢人倫欲無思慮不究其所以當行之理徒以能視聽運動底認之爲天理不知其上面有民彝物則天然自有之中如告子雖曰勿求於氣而其所以硬把不動者只一麤氣也若於道義則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也後來蘇陸陳王與釋氏意見凡爲無一不然也

客曰尊德性居敬也道問學致知也先儒或以爲異端於尊德性則有之而道問學則未也如子之言則異端亦不得爲尊德性耶余曰子謂德性是理乎氣乎吾儒之學虛而有寂而感以其能敬也異端之教虛而無寂而滅以其

不能敬也不能敬以直內安有義以方外也以虛无寂滅謂之尊德性可乎

客曰陽明致良知之說本於孟子良知之訓而世人深闢之者何歟余曰孟子以愛親敬兄之道不待思慮而油然發出者謂之良知而陽明則以視聽運用之氣不由義理而自能知覺者謂之良知字之外貌雖同而裏面主意大相不同譬之如以五霸之假仁義謂之仁義之眞可乎

客曰學問之要在乎致知力行而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致知與格物是一事歟是二事歟其曰物格云者物理至於吾心歟吾心至於物理歟盖天下事物之理至衆至微以

紛雜搖蕩之心何能格得事事物物歟余曰此言非常躐差與異端之說其間何能以寸如曰閉目絕慮頓悟良知者徒以絕夫外物而不欲窮理也是以其傳守之徒利其簡便不肯用工於問學實地而硬把守定者只一虛箇影子耳聖人敬以存心主一無適酬酢萬變日用事物何莫非所當行之理哉程子曰世間萬事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然事物之理无有窮盡切不可以頓悟良知也必須大段用工方可致知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其用工節目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已以學問思

辨謂心常紛雜可乎古人之嘉言善行盡在於書熟讀詳究方能知事親事君如何是十分恰好尊賢敬長如何是十分恰好處己接人至於事物巨細無一不知其所當然之理若不道問學而能窮理者吾未之信也物理吾知間是兩項而欲致吾之知非窮物之理則不能故曰致知在格物此致知格物卽一事也又曰物格而后知至則物格以物理之極處爲言知至以吾心之所知爲言此便是二條也物格云者以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爲言也到與至字俱是極至之謂也格物是工夫故章句於極處上着欲其二字物格是功效故於極處上關欲其二字也物理至於

吾心之云與古註略同而切非經文章句之本意也

客曰溫公以扞格物欲謂之格物此說何如余曰如此則當屬於誠意一邊於致知有何緊切乎誠不知致知上本領節度在於窮理也盖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以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此是合內外之道也此之謂格物溫公人品質則至粹而才氣則未盡清明故於此等處或有見得不透了

客曰堯舜以生知之聖宜其知無不周徧而但曆象日月星辰與璣衡之以齊七政爲急先之務故兩典首言之歟

或言洋曆甚精歲月日無差度云此說信否余曰惟天垂

象非聖人莫能則之天有運行地有升降日行中道月行九道有遲速遠近之不同經星周天旋行常有定度五星爲緯或遲或速或進或退雖云歲有出入常度亦其變難測盖天地造化皆從七政上斡旋了聖人代天理物爲之曆象敬授人時以成歲功急先之務孰愈於此乎堯舜之前已有此曆象堯舜之後亦以此曆象聖人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故天無灾異人不失時庶績咸熙天下大治暴君不然慢天虐民不知天戒不恤民情時氣失節飢饑離叛天下大亂天人一也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世之說洋曆者口液津津謂以堯時曆象莫能及此噫何其醜差也多見

其不知量也假使洋曆甚精此不過禽獸之只通得一路何足掛齒蓋大聖人所作爲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固非常人之所可測度也蓋天度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而有奇歲日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而不足是以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約七十五年差之一度此歲差之所由說也以今昏中星觀之與堯時不同後人本不知天象之如何而誣毀聖人此眞坐井觀天也聖人則天觀象隨時總裁而已豈必零零瑣瑣計較毫絲務爲算億年將來之曆乎如使堯舜在於今日以今之昏中推步作曆亦無不合矣

客曰朞三百註則以爲日行小遲故在天不及爲一度月行尤遲故在天不及爲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月之交註則以爲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當從何說兩註若是相反何歟天則左旋日月俱右旋歟余曰天與日月俱左旋而天行健故一日經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而復過一度日則比天不及爲一度月則不及爲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但曆家則從推數之簡便以退步爲言故以爲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豈眞右旋也詩註則從曆家之說若計日月合朔則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推數之積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

而月與日會也盖日與天會而成一朞月與日會而成一月合氣盈朔虚而閏生焉十有九歲七閏而天日月度數別無過差是爲一章此其大略也

客曰天之列宿下應萬物之精而各有主司且有瑞慶灾妖之不同何以能明察而盡識歟余曰以盖天圖攷之周天經星皆有常數此則非難知而但精察氣色之大小昏明審觀次舍之離合遠近難也五星有遲速進退客星有瑞慶灾妖此則尤難非精於天象者難可語此也然此非學者所當急務也雖未知亦何害之有

客曰天下至大各國名實不可盡識而以史籍所載言之

其山川風土宜莫如中國且以周公土圭之法測之則洛陽爲天下之中而近來有地球圖出云海內有五大洲而以中國及西域等地統之爲東邊一洲天地之間果如此圖乎余曰噫此是余足跡之所未到也何必質言其然否也然以理勢推之决知其必不然古人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中國卽天地之中心也自開闢以來神聖繼出作書契制禮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同文同軌無不被化湊輻且以土圭言之洛陽是土中周公豈欺余哉世之人別好新奇如地球圖信以爲眞此邪說之所以行也盖洋胡卽人類之禽獸作奇

技淫巧眩人耳目造邪言異藥幻人心腸率天下而入其掌與先王禮法不啻惟爭衡思以欲易天下若使孟子生於此世肯屈首竪降幡乎不得已而苦口辨說以距之乎不必孟子人人皆得以能言距之可也

客曰古史無西洋二字而其曰西域諸國倘今之所云西洋乎或云西洋之與中國不通以弱水無力不能行舟也萬曆間利泰西始通中國周流天下而弱水生力異他無異此說不足信乎余曰弱水之得名以其無力也載於古經何可不信但今之生力此何異事誠未可知以一元言之今當午會之中太陽之氣正西轉之時也無乃天地之

氣數使然耶然弱水是西域之一流非西海之統名也西域自張騫始通而西域諸國雖絶遠在於西海之内今此洋夷想必在西海島中且其人桀驁淫巧絶不可近也今舉天下無不受毒而惟我箕聖一域彝倫攸敍獨爲乾淨矣近日之事言之誠可爲痛哭者吾東人人誓不與北賊俱生可免於禽獸之歸矣

客曰中華是帝王文明之國而北胡間入稱帝是亦天運歟東西南三方之夷自古莫帝於中國而獨北胡爲然若此何以歟余曰北胡之患自三代已有之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契丹宋曰遼金蒙古

而世有賢聖之君御之以其道則雖臣附歸服而亦數爲邊患若中國不治則乘釁以入雄據天下今之淸虜稱帝已過二百餘年自有中國以來亦無前變故也古人詩曰宇宙無男兒可汗帝天下噫天何不厭穢德使之若是久竊神器耶先王之衣冠文物掃地以盡而惟我靑邱一片獨爲明快耳今日吾輩之生於東國愈益奇幸不然則雖不欲剃頭辮髮而冠服皮卉得乎北胡之境與幽並相接踰邊塞以入若建瓴水然且人性強暴變詐以殺戮爲耕作是以中國每中其毒餘外三方之夷或隔在海外或偏在遠陲是以初不敢生意於中國也

客曰我國之服事於清如是其久且有城下之盟設有清江之日則何以處之余曰此是國家大事何敢言之然城下之恥何忍忘之乎二百餘年之貢聘此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也若復渡江則是反我敵讎也豈可坐輸先王之疆土乎枕戈嘗膽不可一日忘之也

客曰 皇明之名號已古矣生於中國者皆用清之年號服清之衣制而惟我東方士族甚羞清之年號而今子之所居稱以 大明洞而刻之于石凡於文字以 崇禎二字特書而表出之其大義可得聞歟余曰 皇朝之於我國其再造之恩實天地父母也吾輩之得有今日是誰之

賜雖百世不可諼也此非余言實擧國之公言也且虜之年號非正朔之所可擬議粗有意見者豈肯書此乎此祠前居之人妄以大淸稱謂故余之來此切不欲以此犬號小須臾掛於脣齒間故改之以大明而刻之于石以表余一生風泉之思也

客曰淸之有天下如彼其專且久也且或云其文明之治堯舜三代後罕比焉子之深斥無乃不公乎我國以彈丸小邦僻處海隅外無應援且文恬武嬉民不睹兵革已久矣猝當變難何以取勝乎余曰是何言也元魏孝文能変改胡制朱子於綱目與之今此淸虜專以智巧制御九有

而先王之衣冠文物一變掃盡以此謂之文明之治可乎三代上矣無論漢唐以後至于宋 明寧有此事否今之淸虜卽前之胡元先儒以胡元非正統累以爲言子奚以余言爲不公乎三代全盛之時王畿不過千里而孟子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我東國三千里地非不大也人非不多也山川非不險固也兵革非不堅利也內修外攘苟爲自强之術則何待於外援何畏乎寇賊其乙支文德當東國三分之日猶能以偏師敗没隋之九軍唐太宗以天下英武猶不能渡鴨綠況今以全盛之日薄斂勸農修兵講武使知有親上死長之義則胡之鐵騎洋之大砲何足

懼也不然則前徒倒戈舟中皆敵國也
客曰我國與洋倭業已講和事無奈何當以何術驅逐境
外使無尾大難掉之患乎余曰事關朝廷非草野之人所
可屋下私議也然今日之憂非杞人之無事爲臣子者孰
不欲捼腕張膽蹴踏此賊也但投鼠忌器不敢乃爾此賊
外雖託通貨之名而內必有窺伺肆毒之意以奇貨珍怪
爲之外府目今上自朝廷下至草野貪樂倭洋之物服之
用之視之如常而又款接彼醜處之都城之內宮闕之側
民神雜糅彼我混一如入鮑魚之肆而不覺其臭噫此亦
天使之然耶抑人爲而然耶燕雀處於未及燃之字下而

呴〻相樂誠目下眞境也縱虎入室安得保其無反噬也
今此賊絶之亦叛不絶亦叛旣往莫追若自 上翻然悔
悟下諭朝野臣民使知大聖人所作爲如靑天白日而先
自京城不用洋倭之物禁奢華絶奇巧而至於遠方市肆
有貿遷倭洋之物者以律痛繩則民心愛戴孰不欲親君
死長乎單情親附孰不欲禦侮敵愾乎至於彼人以好言
謝絶驅出境外而我旣不用彼物則彼雖欲通貨何路可
得乎若彼先執言動兵雖不免一塲鏖戰猶不勝於束手
受制乎況我人心曰固以守以戰豈有不勝之理若坐失
日月百病俱發雖華扁手段何能救治乎竊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於蕭墻之內也設或立關通貨定約設禁不過如前日萊關則彼以何辭凌辱於我乎追念龍蛇之變倭奴之汚辱我 先王陵寢屠戮我生靈肝腦其毒禍大雖百世何可忘也尚未能快雪前恥而豈肯與之親和乎

客曰國之大政軍還結三者而我國軍制古今異變而京城則鐵騎精砲猶可足恃也以外邑言之則軍額充數並無其實白骨黃口幾至其半而雖或春秋點閱間歲調鍊殆同兒戲坐作進退專無紀律以此而欲赴湯火犯矢石安得不敗北乎所貯軍器亦不堪用何以則能不擾民情

不傷民力而變通有道乎余曰古者聖人雖治化隆盛晏然無事之日未嘗一日而忘武備是以藏兵於農以四時農隙講習武事况今憂虞溢目武備亦一急務也若軍額有闕以精壯塡代兵器有傷命工匠改造武技之精通者擧而用之器械之精造者重以賞之則何患無精兵利器乎但我國取人文武異道而貴文而賤武故爲士者不知决拾爲何物流弊滋僞業武者亦不習弓矢而取科可勝歎哉盖男子之初生也懸弧於門此固有爲而然也今若以鄕三物教萬民而比年貢擧隨其才而擢用則孝廉賢良人人可必禮樂射御家家皆能如此則民情不擾而武

技過於國中民力不傷而弓矢各自準備矣設有變難折衝禦侮何難之有然精兵利器專不可恃民知禮法然後可以用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豈無理之言而聖人說之

客曰還還穀本爲民設倉而凶年則發之豐年則斂之以備不虞資用軍需此有國之大政而今則倉廩無片石之貯盡爲吏胥之負逋而其所給還不過爲紙上空文雖曰米還而民不見一粒米雖曰錢還而民不見一分錢而防納督徵民不了生何以則有還穀之名實而民亦無弊乎余

曰目今之勢爲民之弊莫甚於還穀設使一朝盡蠲吏逋生徵本穀於民以實倉庫不過幾年亦如今日矣莫如革罷以舒民困也若欲以備歲荒廩軍食不得革罷則只依朱子社倉法例自民間自立規約斂散隨宜而使官吏不爲干涉則其或庶幾乎

客曰田結兩稅以國典攷之初不滿十一而挽近以來穀數歲加結斂日增二猶不足公私具竭而爲民者終歲勤動雖年豐不足以仰事俯畜若凶荒則取盈稱貸終不免飢餓死亡土豪則雖耕作元實之結用賂作奸殘民則雖陳川無徵之結無處告訴何以則上不失公家之賦稅下

以安民生之生業歟古人論治人先務未嘗不以經界爲急我國不得行井田之制歟余曰十一者天下之常法行之則極善而但我國山川偏狹地形傾陷井田雖不可通行然以平原則畫井如法其餘則統名爲公田計畝均受定爲十一而使不得私自賣買則民無貧富之等差而官祿軍需亦可坐而定也若爾則雖不畫井而與古之井制何異哉縱不能行此制如今之田結率由舊章則亦何弊之有若遇飢荒則自上執灾减賦待秋捧稅此莫非憂恤斯民而然民未嘗蒙實惠者但爲中間所盜弄耳盖農者天下之大本而非野人亦莫養君子下之貢上上之取下皆

有定制則本固邦寧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務本節用而已白圭之二十取一固不可哀公之二猶不足亦不可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勸課農桑不失其時則穀不可勝食也上自朝廷達于里巷衣服飮食宮室車馬勿用華靡則財不可勝用也不作無益則雜役不興不寶遠物則異類不至民生富足則國用亦足民生困竭則國用亦竭上有好仁下必有甚焉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治亂安危只在於上之化導耳田結改量亦已久矣安得無實結作奸而陳川横徵乎昔則有弊則改之今則欲爲矯弊反益生弊田結改量比亦重

事不善措處則未見實效而徒增民間之擾擾耳盖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爲政之本在於得人也

客曰今之取人專以文武科目中出身者次第擢用而設或有草野遺逸之人不由科第則何以識其才不才而取舍之乎余曰科目出身之人豈無賢者但以此取人非先王之制也修學校之政興孝悌之道使人人知人倫之爲實行知聖學之爲大經勉盡孝悌崇尚禮讓則人才得以培養民俗可以淳厚矣鄕貢大比任賢使能則民日遷善野無遺賢如是而不治平者未之有也科目取人不惟未得爲培養士習反又害之也

客曰如子之言則科擧專廢之可乎余曰其來久矣縱不能廢主試士者取其文辭之淳實而明於聖學達於治道者則何爲不可也但時文淺浮新奇無一實用而奔競成習借手納券幸而得科瞍白無恥者何能知古聖人修齊治平之道哉

客曰古者自卿士大夫有立宗之法各有統攝而冠昏之禮告廟之節皆以宗子主之今則鮮見有宗法之家而但近世明譜系收宗族是或宗法之一道歟余曰然蓋宗子有君之道焉人不知尊祖故不能敬宗也

客曰當如古禮則冠必三加昏必親迎而今俗鮮有行之

耆且不嫌同姓之婚此等誤習猝難變改歟余曰大哉言也使世人皆知子之志則何復禮之爲難但習於俗見不知禮教是以猝難變改也　先王朝已有禁同姓之昏而且國家五百年議昏無一同姓揀選爲今臣民者不法國制而謬行汚俗可乎

客曰人家初喪或有造使者飯而鋪於門外者此則何如余曰誠大不可此必出於麗俗崇佛也若有閻羅使者捉殺人命則是爲人子之大讐也於大讐何飯之有此是無知妄作傷倫悖理甚矣此等說話可家喻戶曉也或世俗家間有置帝釋器者此亦無識之甚釋器何當於俗家乎

人家灾厄每由此等妖邪而生切宜痛禁

客曰喪中上食時或以澆飯之水棄之於外爲犬猫所食此亦惡事何以則可余曰神之饗餘何可褻慢也進熟水後下匙於器中而已不爲澆飯可也非惟上食時爲然雖某祭時亦當如此

客曰祭禮莫重於四時正祭而今俗鮮有行之者忌祭則家力稍饒者盛供酒饌祭之日與賓客里人飲啖醉飽無異宴次或不然者人爭非之此則何如余曰祭禮無論某祭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不及者飯羹蔬菜務令精潔盡其誠敬可也四時正祭非惟貧家不行雖財力可及者亦

皆不行此未知緣於何故耳上自天子至于庶人雖有七廟五廟三世祭禰之等殺不同而其祭於四時則一也祭之時主人受胙撤而餕歸胙於宗黨親賓而雖作樂娛尸亦無不可者以其吉祭故也忌日則古之人以喪餘之服獨處哀慕飮食凡節變於常日而親戚故舊或往問吊矣至于宋而始有祭此亦義起也今人不知忌日之爲重而粗有家力者盛供祭饌祭之後主人以下飮酒食肉謂之飮福恬以爲常而與賓客村人聚會一席盃盤狼藉與吉祭之餕無異此誠駭俗爲人後嗣者當此喪餘之日小有哀慕之心則安敢若是也盖忌日則盛供似不可已祭之

餒不可埋棄於地人若飲之食之則此等謬習勢不可免噫人之家於四時行正祭而祭饌當與人飲食忌日則略設以示變可也且貧寒之家亦無不可行時祭之道愼獨齋以大夫之家以乾石魚一尾行時祭寔峯退耕沃川以蔬菰行時祭云此皆後人之所當模範也豈必財力稱足然後奉先行祀乎且神道不歆無以爲享當氣序流易之日豈無感愴之心乎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客曰人子事親之節亦莫大於送死而地之卜吉最難旣不能自知地理則不得不信聽地師之說人之吉凶禍福果專繫於地理歟古之人或以爲地理不足信而切不可

惑於地師此說何如余曰旣有天理又有人理何可謂獨無地理乎旣不能自知則不可不聽地師之說只當盡其誠力而已不可深惑其說要求後人之吉福而妄爲遷動也蓋擇地者先避五患而於山回水抱之處土厚水深藏風向陽而峯巒秀出局勢安穩不有左右之橫衝險殺之照應則可以安厝矣子曰卜其宅兆以安厝之程子曰彼安此安若得吉地以葬則於人子之心得無恔乎

客曰喪之服制有五而中國則皆有五服之布故無論貴賤尊卑當斬衰者服斬衰之布當齊衰者服齊衰之布而至於功緦皆然惟我國則無其布故富貴之人則雖當斬

衰冠服或有用極細之布者此事一行以則當復於古禮歟
余曰我東之無五服之布果不知此何事故也今若自朝
家下令令民間織此五服之布而無論貴賤遭喪服者受
服如布則雖姱華無恥之人當斬齊衰而不敢服功緦之
布矣織斬齊之布者亦何患其未賣乎事之甚易而不此
之行不亦苟簡之甚乎
客曰人生一世奉先事親俯畜眷屬是日用當行而若貧
寒則自不免傷哉之歎雖不得已而興利殖貨亦無妨否
余曰古者士出於農四民之中士農即一也貧寒固士之
本色也若仕而有常祿者無以爲慮不然者則自合力農

勤儉爲度則上奉下率豈有不足之理與利殖貨比是商賈之事名以爲士者何必龍斷賤丈夫之若哉

客曰處家之要當如何則可余曰一家之則在於一身不能正己豈能正人乎家閭大小事一以禮法爲準正倫理篤恩義而其節慶則勤儉而已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承順和怡樂其心志甘軟輕煖安其口體而親之所命或有未合於義則柔聲以諫期於聽從而不可犯顔力爭遽傷親之志也難得者兄弟也盡其愛恭勿有閱墻之善而衣服飮食有無共之以古人永世同居之誼爲法令婦女議酒食勤女工而勿以粉膏飾容逸遊惰慢且勿使[illegible]

諺文俚說以喪其心志令子並[illegible][illegible]幹蠱習知爲人之方而異端雜書絶不令見博奕雜技嚴禁莫近若貧寒難堪則以古人之晝耕夜讀爲法奉祠堂者行晨謁朔參之禮出入必告有事則告雖饒富喪葬之禮勿爲過分冠昏之需勿用奢華於族戚則務盡恩誼而或有悖亂之人勿爲計較共爭於賓客則待以誠欵而若或術數異色之人則切不可親近往來御奴婢以恩威兼濟而亦不可嚴刑督責雖牲畜亦必愛養勿爲濫殺可也一室和平內外老少自盡其道則雖簞食瓢飲樂在其中何願人之膏粱文繡也

客曰異端之爲害其來久矣爲士者固可深闢而異端之名其類不一何以辨別乎但釋氏變形異經初相角立而或於吾人之中有陽儒陰釋者亦何以辨其眞僞乎余曰異端異於聖人之道者也人若讀聖人之書知聖人之道則其於異聖人之道者如辨白黑矣如老莊宗虛無而尚詭誕此聖人之所不言也管商尚覇術而專功利此聖人之所不爲也鄉愿似德而非德此聖人之所以深惡也楊墨告子率天下而禍仁義此聖人之所以深闢也聖人豈肯爲申韓刑名之學乎亦肯爲蘇張縱橫之辯乎荀卿以性爲惡以禮爲僞楊雄以性爲善惡混大本已失更說甚

道東坡早拾蘇張之緖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象山引釋亂儒借儒文釋此皆前賢所斷案也陳公甫以致虛爲本以自然爲宗王伯安不思善不思惡曰良知曰正覺此皆老釋之傳鉢也其類雖萬其實則一然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若世之儒者不能用力於居敬問學而有厭煩好高之弊則其何以不駸駸然入於其中乎釋氏之去人倫傷名教已無可論而今此洋醜之邪學卽同禽獸天何生此尤物於世間使人類被禍若是其酷哉居今之世服洋之布嗜洋之物者皆洋邊人也能言距之者皆聖人之徒也

客曰子云異端之書絕不可見此未知其必然不見異端之書何以知異端之非乎程朱俱以大賢異端文字亦爲引用此則何故人或謂爲文章者異端之書亦不可不看此皆不可歟余曰見異端之書辨其非是則可但愚昧淺見未得立志而反爲泥惑於彼說則奈何世之人著述文字用許多異端之說誇其博識而動輒以程朱爲證曰程朱亦用異端文字欲人之不敢議己此不過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手段也若有程朱之道德力量而看得辨破則亦何不看之有無程朱之道德力量則切不可看譬如吊民伐罪在湯武則可無湯武之德則是簒也以羿莽卓操之

輩謂之湯武可乎以其文字言之程朱之亦或引用不過取其好言此亦出於聖人至公之心也如世儒則不問其精粗善惡當理與否而惟其文體之怪誕虛荒與夫字樣之奇巧雄深者則刮剔塗用嗜如芻豢自不覺入於鮑魚之肆而如大醉者揚言曰酒非佳味吾不飲酒此言人孰信之哉人之聰明有限歲月無幾雖一生讀聖賢經傳猶不能盡識道理奚暇有及於異端之書哉讀聖人之書以聖經文字著爲文詞者是聖人邊人也看異端之書以異端文字著爲文詞者是異端邊人也子以爲聖人之文章不及於異端乎好看異端之書言必稱之而曰吾非異端

也子肯諸之乎

客曰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可自任聰明而下此學焉者不可無師友也師道之亾亦已久矣若獨學寡陋則豈有所進益歟余曰然無嚴師良友以訓誨輔助之而能有成就者鮮矣古者人之始生也必擇女師隨其年歲而教之有方及其十年出就外傅學禮樂射御書數十有五年入于大學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則絶無師道何以而望其有成也且離羣索居豈無自信自足之病乎古人曰經師易人師難擇師取友亦不可不愼也

客曰六藝是教人之大節目而今世鮮有兼行者樂則絶

無而所存者伶人下俚之音若使人人兼學六藝則無乃不近於豪雜放蕩乎余曰以禮而治其躬則怠慢之心無自以生以樂而養其性則鄙邪之心無自以入持弓矢審固射以觀德聞鸞和之聲御之以範書者儘天下之同文不可以不習數者悉事物之源委不可以不學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敬以爲本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和以爲貴百步中心異邊城之射獵六轡在手非章臺之走馬書法不詳故世不識蝌蚪古文數學不傳故人未知河洛圖書此皆人之日用當行而無一非實事豈與今之吟風哦月習白紛而費歲月者同日而語哉但教之不以其法則亦

不無豪雜放浪之弊對症命藥自有其方豈可因噎而廢食乎

客曰男女未冠笄者總角是古制然也聞近世畿湖亦有行之之家而吾子亦命來學者以爲雙髻非徒人之譏笑且非時制而何時文之弊雖如吾子之言而此亦時制也守之不欲人先讀通史不做擧業誠若美事而人或有不滿之意居今之世反古之道無乃不可乎余曰雙髻非余使爲之也兒輩自爲耳人雖譏笑吾則自不覺喜溢觧頤也我東衣冠文物盡從華制而獨此兒童之辮髮誠未知何故辮髮本虜俗也冠笄以前從虜俗冠笄以後從華制

此所謂半上落下也今若自上敎諭八域使未冠弁男女一新雙髻不與胡虜混同則豈不痛快此邊居兒今無行之者良見其志之未篤也孔子之言則堯舜古矣今不可學堯舜之道歟且朝家安有禁雙髻之令乎人自不行良可慨惜伊川被髮百年而爲戎者其兆於兒童之辮髮乎世之讀書者通史不可不看此是從後次第事非急先之務也讀書次第古人已詳言之不由古人之成法而肯與時俗同流合汚安有所成就乎且時文之作不過取科一路富貴人非不欲亦豈可力求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所好是何事思之則可知也且子以爲聖學重乎時文重

乎學聖人之學則雖未至於聖亦不失其令名學時人之文則雖百般精硏不過時人而已人生一世此身不虛生此日不再來富貴非所願文章非所願功名非所願長生非所願所願則學聖人也人人孰不知聖人之爲尊且大哉顔冉游夏皆聖門之高弟而孟子猶云姑舍者非以數子爲不足於心而言之如是其所願學在於孔子故也今之讀聖人之書者小無奮發期待之心而肯屈首俯伏以入時弊之窠臼不思之甚矣程子曰今之學者有三一曰儒者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詞章之學欲通乎道非儒者之學不可訓詁詞章比今之科文如霄壤之懸絶而古

人猶不取者必有所以然也前乎漢晉而孔鄭王范以註家著名其於聖人之道則末矣後乎唐宋而李杜歐蘇以詞章耀世其於聖人之學則遠矣子之所願在於堯舜文武孔孟程朱乎在於孔鄭王范李杜歐蘇乎呂與叔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此等說話苟無所見而偶爾形言歟矧今之科文於元凱相如萬萬不及乎顏子雖不出仕無記傳其爲亞聖不下於孟子伊川亦不取科無著詩其爲大賢不愧於明道何可以顯榮著述論斷人品乎且時文之流弊陷溺人心敗傷禮敎其與天主邪學無甚差別世若有子雲堯夫必不以此言爲過激也古

人云異端門外之寇科業門內之寇推此則其爲害之輕重緩急可必知矣試觀今日之域中專事科業而能有幾箇人彷彿乎舉世長夜職以此也余本空踈未知趨向而深中其毒後悔莫及自誤尚不可況復誤人乎人雖不滿於我我實不滿於人人之來此者以實心向學則吾亦以實心待之吾雖以實心待之或有不此之爲聽而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則吾於彼何哉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余雖未得爲大匠其不改繩墨則已審矣天地之間至尊至貴者道德而已人之不欲願學抑何所見費財勞力尚可爲之而況不費不勞乎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

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自棄其身尚
可忍爲乎吾卽以孔孟程朱期待於人而人欲反自處於
漢唐諸儒之下良可惜也

客曰聖人可學而至歟聖人之道至大至高至精至微後
生初學未知向方而欲以聖人自期待則妄有好高躐等
之弊何以則循序漸進至於高明正大之域乎其詳可得
聞歟余曰夫道若大路然此非高遠難行也人自舍之而
不由耳子以聖人爲博聞強記乎聖人則與後世之專致
記誦者不同明睿所照卽事窮理觸處洞然也子以聖人
爲工文麗辭乎聖人則與後世之刻意詞章者不同有德

有言積中發外斐然成章也聖人之道無所不包雖與天地同其大其實則存心養性反身修省盡其日用當行而已堯舜之孝悌夫子之忠恕此性分之所固有而職分之所當爲也謂之高遠難行可乎反求之窈冥昏默可乎聖人之爲聖人非有別樣道理如是而已後之學聖人者亦非有別樣道理如是而已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鄕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程子曰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人苟志于學而勉勉不已及其至也則一也盖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道統之傳

傳之以是是者何曰道德曰仁義曰誠敬曰中正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得其君師之位以是道而治而教之孔孟顏曾周程張朱雖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而講而傳之以詔後世其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不可勝道若非聖人之道萬古如長夜矣初學立志必以聖人自期待而熟讀小學四子則循序漸進亦無躐等之患矣今人之騖於虛遠之弊專主於博聞強記而不能守約也古人詩曰博而寡要豈通儒三萬牙籤亦太虛一編論語用不盡世間何必許多書此誠格言也如論語

中顔曾之四勿三省俱非約禮之大節目乎知行並進敬
義夾持方可言好學也朱子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
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盖敬者爲學之始終未知者非敬無
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此是合內外徹上下之道也